



苏晨

故乡月

苏 晨

故乡月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88.4

故 乡 月

苏 晨 著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9.25印张 4插页 77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册

书号ISBN7-80521-024-1/I·10 10272·108

定价2.30元

序

陈菊珍

苏晨同志是一位知名的散文作家。他才学渊博，文思敏捷，著作很多。近几年来已先后出版了《野芳集》、《常砺集》、《野石子集》、《夹竹桃集》、《小荷集》、《流水集》、《三角梅集》等七本散文专著，今年即可达到十本整数，因而在国内和港澳影响颇深。

苏晨同志1930年12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市，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解放后随部队南下，1954年转业到地方。他在部队曾做过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记者、编辑、副总编辑；在地方，他当过科长、厂长、记者、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等职务。由于他专心致力于工作，数十年来未能重返故里。

去年和前年，苏晨同志得到机会先后两次返回故乡，尽管每次时间都很短，但“少小离家老大回”，感触良多。他又是一位极勤奋有心的人，故

在重访故乡的短短期间，置右手患“书写痉挛症”于不顾，写下了一批抒发自己真情实感的散文，编成《故乡月》出版。

对于苏晨同志的散文已有不少评论，据我所知的评论文章也有三十余篇之多，不少人称他为“思想型的散文家”；称他的散文是“老兵和学者的散文”，“作品的智性很强”。傅子玖副教授还认为苏晨散文有“鲁迅杂文的锋锐，茅盾速写的轻灵，巴金随想录的冲淡”……。我认为这些评论都是恰如其分的。读读他的这本《故乡月》，我同样有着这种感觉。

苏晨同志的文章，没有做作，没有堆砌，朴实无华，只是将自己憋在心里的话写出来，让读者与自己一起探索问题，分享感受。这种看似平平常常，娓娓道来的谈话式的手法，更显出苏晨同志对文字的驾驭技巧之高和文学艺术的造诣之深。

苏晨同志知识面广且深。他写过不少有关名流学者的文章，被人称为“不是传记的传记”。在这本《故乡月》中也有这类文章，但更多的是写普通的人物。他认为“人总是普通人多，事物也总是普通事物多”。《无闻》中的姥姥，《不疲》中的徐国清，《老兵气派》中的刘东令，《手稿》中的王景华、冯桂清，《海兰江故事》中的金斗玄，等等，都是极普通的人。苏晨同志善于通过人物的具体行动和语言，把他们写得有形有款、有声有色而又实实在在，仿佛

他们就是你自己故乡中的某位亲人，使你看到了他们的闪光之处，感到他们的形象既亲切又伟大，使你更爱他们，并为他们感到自豪。

我读苏晨同志的《故乡月》，深深被他的一颗爱心所感动。他怀着对故乡深沉的爱，努力地执着地吸吮着故乡的乳汁，以荡涤自己的灵魂，使其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同时，他又努力地执着地为故乡人民贡献自己的光和热。那种拳拳之心，真挚之情，流泻于字里行间。“啊，故乡；啊，妈妈；远方的儿子回到了您的膝下，愿终生俯首，为您啼血而歌！”（见《鹤乡半日》）《故乡月》不正是他为自己亲爱的故乡“啼血而歌”的篇章吗！

苏晨同志又是一位出色的出版家。在他担任花城出版社领导工作期间，成绩斐然，我是向苏晨同志请教编辑出版工作而得以认识他的。1981年，我调到广东省旅游局宣传处工作，不久，广东旅游出版社被批准成立，领导上让我参加筹办出版社工作。在筹办出版社过程中，我们得到当时还在花城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苏晨同志的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每次我们去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放下案头的工作，热情地接待我们，一谈就是数小时。他诚恳待人、平易近人的长者风度使我一遇到难题就乐于去找他，苏晨同志实际上成了我从事出版社工作的老师。

苏晨同志要我为他的《故乡月》作序，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自知才学浅薄，本事微微，只能尽力为作者和读者作一些铺路搭桥的工作，怎能为他这位知名作家的散文集作序呢？我心怯怯，曾再三推辞。但苏晨同志作为出版界的老前辈，有意对我提携帮助，并明言这是逼我捉笔，我怎能轻拂他的厚意呢，只能勉为其难，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看法如实写出，也不知能成序否？

1987年5月于广州

目 录

序.....	陈菊珍 (1)
故土旧雨新知.....	(1)
无闻.....	(3)
本色.....	(10)
六米斋.....	(17)
手稿.....	(28)
老兵气派.....	(30)
不疲.....	(37)
鹤乡半日.....	(44)
山城壮事.....	(52)
学长们.....	(63)
河沿.....	(75)
五江.....	(86)
茶禅.....	(94)
石头高木.....	(104)
征子的心愿.....	(114)
生活的节奏.....	(123)
真诚的大时话.....	(129)

思索..... (136)

塞外山水阳光..... (143)

庙后山上下..... (145)

齐齐哈尔的神韵..... (153)

北极村秋色..... (161)

乌苏里江陂一日夜..... (173)

闪金耀银的兴凯湖..... (180)

欢乐的小城..... (188)

海兰江故事..... (198)

北地读书随笔..... (221)

砺堂散墨..... (223)

小引..... (223)

五鼎食..... (223)

爷儿俩..... (228)

三尺法..... (232)

结巴周昌..... (236)

壶头冤.....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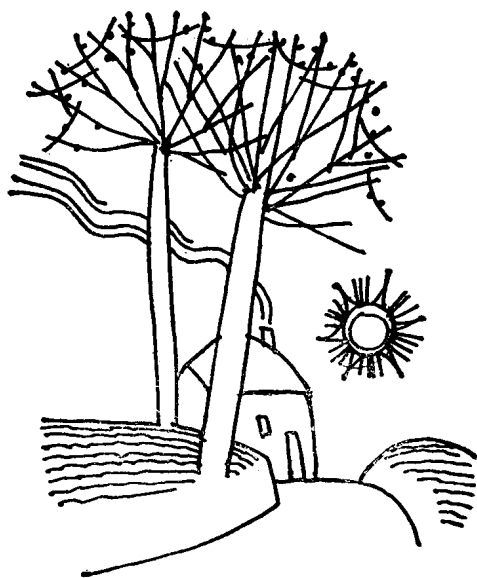
朱家祖孙..... (245)

禅家的美..... (250)

朝鲜的李太白..... (262)

朝鲜“诗佛”申纬..... (276)

故土旧雨新知



无 闻

伪满洲国学制：中学六年浓缩为四年，叫“国民高等学校”。我读“国高”，是读的奉天省立（那时候辽宁省叫奉天省，沈阳叫奉天）本溪“国高”的工业化学科。“本高”在省里很有点儿名气。校园也很美，建在太子河边一处高高的山崖上，下临清澈的长河，背依层迭的岗峦，院子里遍植樱桃、杏、桃、李、石榴，花坛处处。

校门外一道缓坡下，靠东一座院子里住着有家眷的老师。进院门左手边第一间，住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外孙子，是陈广学老师的亲戚。老太太夫家和我同姓，娘家姓南，名字便叫了苏南氏。她的小外孙子赵旭东是我小学低班同学，我常上他家玩，对苏老太太，他叫姥姥，我也跟着叫姥姥。

姥姥慈眉善目，干净利落，日常主要靠给在学校寄宿的师生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得点儿收入，日子过得很是清苦。

可是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小小孩子也能略略感觉出这位姥姥有些“不凡”。比如举一个浅近的例子：伪满的警察象凶神恶煞，对老百姓说打就打，说捉就捉，谁个不怕！然而姥姥就不怕，还敢和他们瞪眼珠子。

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飞机常来本溪光顾。四个喷气式引擎的最新式B29型重轰炸机，拖着稀奇的四条长长的白色“飞行云”，在一万米以上的高空编队飞行。地面的高射炮火只能打八千米，无可奈何。护航的美国战斗机和日本战斗机还时而你来我往咕咕地对射一阵。每当这时候，市内各处的沥青池子齐齐点燃，滚滚的黑烟笼罩全市。而我呢，必是又爬到“本高”后面的山坡上那棵树下看热闹去了。空袭警报解除，回家时往往都会顺路到姥姥家看看。

一次，我推开姥姥家的门，见一个警察正在那儿检查防空窗帘。姥姥家的防空窗帘是用旧水泥袋纸拿锅底灰染黑制成的，原来车缝处留下的针眼儿微微透亮，警察说不合格。

赵旭东紧紧依偎在姥姥身后。姥姥却老大不耐烦地反问道：

“不合格又怎么办？我没有钱买黑布红布做合格的窗帘。晚上一拉警报我们就关灯，还有什么亮儿可透？”

警察拿佩刀往炕沿上戳了戳，大声夹恶地威胁

道：

“没有钱去借！破坏了灯火管制，小心你的脑袋。”

姥姥也不理他，操起条帚扫他震下来的泥土。赶巧从炕缝儿里跳出两只蚰蚰，姥姥故作扑打着蚂蚱骂道：

“近秋的蚂蚱，还能神气几天，闯进屋来瞎蹦跹。”

那蠢猪似的警察象似充耳不闻，一时也真的拿一个穷老太太没什么办法，悻悻然走了。

姥姥赶前一脚踩死一只蚰蚰，吐了口唾沫又骂道：

“我看你还害人不，不得好死的东西！”

警察去后，姥姥拿出一个掺了豆面的玉米面贴饼子，掰开给我和赵旭东一人一半。我一边儿吃着一边儿问姥姥：

“姥姥怎么不躲飞机也不怕警察？”

姥姥笑了，回答说：

“躲啥，我巴不得它们来得更勤点儿；更勤点儿那些日本帝国主义的狗腿子就更蔫儿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人当面讲“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新鲜词儿，我越发觉得姥姥确实不凡。

到了1945年8月中旬，苏联飞机也开始每晚上来光顾本溪。一天晚上，我在姥姥家躲飞机夜

深了，姥姥让我和赵旭东睡一个被窝儿。打掂我们睡下以后，姥姥把上合窗户支起，让朗朗月光照进屋来，她独自沐着月光坐在炕上思考着什么。忽然，她自言自语地冒出了一句：

“八成他大舅二舅该快回来了。”

赵旭东猛地翻过身去问道：

“姥姥，是我大舅二舅他们托人捎信儿来了？”

姥姥赶快仓皇地岔开说：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快睡你们的觉，我昨天晚上做梦来的。”

我听姥姥说过，她是辽中县养家堡子一位满族木匠的女儿，嫁到苏家生过两男一女，女儿苏亦媛便是赵旭东的母亲，我见过照片。两个儿子她从来没有细谈过，还有一次甚至说过“他们早死了”。如今怎么又“该快回来了”？我又感觉到其中有些怪，可也没敢多问。

这年的“8.15”东北光复。1946年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部队的最高指挥机构都在本溪，我军经过四次保卫本溪作战，还是不能不撤出本溪了。我再去看了姥姥，想说服她让赵旭东跟学校一起撤出本溪，参加革命；这时候的“本高”已经改为本溪联合中学第一院，赵旭东刚刚升入本溪联中。

姥姥抚着我的头，凄情地滴下几行清泪，随即

又用手背擦干眼角对我说：

“你先走吧，孩子。你放心先走一步，旭东早晚
会脚跟脚追你去的。现在我们还得等等他大舅二舅，
他爹妈也该来了，我也正在托人找周保中联系……”

天呵，当时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姥姥说的周保
中，就是当时东北部队番号——东北民主联军副总
司令之一的周保中！周保中是当年东北党和抗日联
军的领导人之一，姥姥早就认识他。

我依依告别了姥姥，当兵打仗去了。此后一别
四十年，直到1985年冬，才在广州和赵旭东重又见
面。这时候他已经是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辽宁地质
勘探公司的党委书记和经理，来广州开会，辗转找
到了我。

我向赵旭东问起姥姥。姥姥已经在1967年3月
逝世于北京首都医院，享年八十四岁。呵，这位现
在我已经确知是故乡资格最老的革命老人之一的姥
姥，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最近，故乡的中共党委和政府联合邀请我们一
批四十年前离家出来革命的老同志回故乡一叙，要
求我们每人都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给故乡的党
史编写机构。我心想，我自己有什么好写的，还不
如来写写姥姥。

从哪儿写起好？我看可以从姥姥的大儿子苏子
元写起，他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国家副部

长级离休干部。不久前我在《辽宁党史通讯》上看到过他一篇《中国共产党沈阳建党经过的回忆》，刊物编者写的《作者简介》中说：“苏子元同志是沈阳建党时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沈阳成立满洲省委，当时苏子元是省委的负责工作人员之一，他的弟弟苏中元是共青团满洲省委的工人部长。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苏中元去辽中接他们的母亲和妹妹来沈阳建立了省委的交通站，姥姥带着女儿高高兴兴来到沈阳，把交通站建立起来。姥姥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这时候起总应该算是参加革命了。

1928年沈阳交通站结束，姥姥又奉派先后到嫩江、齐齐哈尔建立过东北党的交通站，还在哈尔滨掩护过东北党的领导机关，直到1936年，可敬的姥姥始终是东北党的最可信赖的工作人员。

1928年，姥姥的大儿子苏子元因为工作需要奉调去了苏联。1935年，小儿子苏中元牺牲了，她并不知道。后来姥姥的女婿被安排到华北伪军里做情报工作，苏亦媛也留下赵旭东去华北和丈夫一道工作了。1937年以后东北党组织一再遭到破坏，姥姥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生活又没有着落，她才带着赵旭东到本溪投陈广学，落户成了本溪人。

姥姥始终坚信总有一天会和革命队伍里的亲人